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钱彩◎著

岳家将

(上)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钱彩◎著

岳家将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張仲愈題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家将/ (清)钱彩 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岳… II. 钱…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0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岳家将 (上)

(清)钱彩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3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滴金翅鸟降凡	1
第二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	6
第三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	10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15
第五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20
第六回	沥泉山岳飞守墓 乱草冈牛皋翦径	25
第七回	梦飞虎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	30
第八回	岳飞完姻归故里 洪先纠盗劫行装	35
第九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	41
第十回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小校场中私抢状元	47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53
第十二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60
第十三回	昭封镇王贵染病 牟驼冈宗泽踰营	65
第十四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施全翦径遇良朋	71
第十五回	金兀术兴兵入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	77
第十六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83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89
第十八回	金兀术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94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100
第二十回	金营神鸟引真主 夹江泥马渡康王	104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108
第二十二回	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	114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	119
第二十四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	124
第二十五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	129
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135
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术	140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	145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	149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	154
第三十一回	穿梭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160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167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172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179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186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术五路进兵	193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201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209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215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219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225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229

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金翅鸟降凡

三百余年宋史，中间南北纵横。闲将二帝事评论，忠义堪悲堪敬。忠义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痴蝇。忽荣忽辱总虚名，怎奈黄粱不醒！

——调寄《西江月》

诗曰：

五代干戈未肯休，黄袍加体始无忧。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万姓愁。

自古天运循环，有兴有废。在下这一首诗，却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

且说那残唐五代之时，朝梁暮晋，黎庶遭殃。其时西岳华山，有个处士陈抟，名唤希夷先生，是个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骑着骡儿在天汉桥经过，抬头看见五色祥云，忽然大笑一声，跌下骡来。众人忙问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间无真主，一胎生下二龙来。”列位，你道他为何道此两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赵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职，夫人杜氏，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故此红光异香，祥云拥护。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一条杆棒，两个拳头，打成四百座军州，创立三百余年基业，国号大宋，建都汴梁。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体，即位以来，称为“见龙天子”。传位与弟匡义，所以说“一胎二龙”。自太祖开国至徽宗，共传八帝，乃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这徽宗乃是上界长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其时天下太平已久，真个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五谷封登，万民乐业。有诗曰：

尧天舜日庆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

雨顺风调民乐业，牧牛放马弃干戈。

闲言不道。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一日端坐九品莲台，旁列着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夷、优婆塞，共诸天护法圣众，齐听讲说《妙法真经》。正说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之际，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士蝠，偶在莲台之下听讲，一时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我佛原是个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恼了佛顶上头一位护法神祇，名为大鹏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见那女士蝠污秽不洁，不觉大怒，展开双翅落下来，望着女士蝠头上，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士蝠一点灵光射出雷音寺，径望东土认母投胎，在下界王门为女，后来嫁与秦桧为妻，残害忠良，以报今日之仇。

且说佛爷将慧眼一观，口称：“善哉，善哉！原来有此一段因果。”即唤大鹏鸟近前，喝道：“你这孽畜！既归我教，怎不皈依五戒，辄敢如此行凶！我这里用你不着，今将你降落红尘，偿还冤债。直等功成行满，方许你归山，再成正果。”大鹏鸟遵了法旨，飞出雷音寺，径来东土投胎。

再说那陈抟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晓得。那一日，老祖正睡在云床之上，有两个仙童，一个名唤清风，一个叫做明月。两个无事，清风便对明月道：“贤弟，师父方才睡去，又不知几时方醒，我和你望前山去游玩片时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挽着手，出洞门来闲步寻欢。但见松径清幽，竹荫逸趣。行到盘院石边，猛见摆着一副残棋。清风道：“贤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记得吗？”明月道：“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在此地经过，被我师父将神风摄上山来下棋，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逼他写卖华山文契，却是小青龙柴世宗、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后来太祖登了基，我师父带了文契下山，到京贺喜，求他免了钱粮。这盘棋就是他的残局。”清风道：“贤弟，好记性，果然不差。今日无事，我请教你，对弈一盘何如？”明月道：“师兄有兴，小弟即当奉陪。”

二人对面坐定，正等下手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二人急抬头看时，只见那西北角上黑气漫天，将近东南，好生怕人。清风叫一声：“师弟，不好了！想

YueJiaJiang

是天翻地覆了！”两个慌慌张张走到云床前跪下，大叫道：“师父，不好了！快些醒来，要天翻地覆了！”

老祖正在梦酣之际，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来，一齐走出洞府。抬头一看，老祖道：“原来是这个畜生，如此凶恶，也难免这一劫！”清风。明月道：“师父，这是甚么因果？弟子们迷心不悟，望师父指点。”老祖道：“你们两个根浅行薄，那里得知。也罢，说与你们听听罢！这段因果，只为当今徽宗皇帝元旦醮天，那表章上原写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将‘玉’字上一点，点在‘大’字上去，却不是‘王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王皇可恕，犬帝难饶！’遂命赤须龙下界，降生于北地女真国黄龙府内，使他后来侵犯中原，搅乱宋室江山，使万民受兵革之灾，岂不可惨！”二童道：“师父，今日就是这赤须龙下界么？”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来恐赤须龙无人降伏，故遣大鹏鸟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满一十八帝年数。你看，这孽畜将近飞来。你两个看好洞门，等我去看他降生何处？”就把双足一登，驾起祥云，看那大鹏一气飞到黄河边。

这黄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黄河”，环绕九千里阔。当初东晋时，许真君爷斩蛟，那蛟精变作秀才，改名慎郎，人赘在长沙贾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锁在江西城南井中铁树上，饶了他妻贾氏，已（以）后望乌龙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斩了两个，其第三子逃入黄河岸边虎牙滩下，后来修行得道，名为“铁背虬王”。这一日，变做个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虾兵蟹将，在那山崖前排阵玩耍，恰遇着这大鹏飞到。那大鹏这双神眼认得是个妖精，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一翅落将下来，望着老龙，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时眼睛突出，满面流血，叫一声：“呵呀！”滚下黄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连忙跳入水中去躲。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团鱼精，仗著有些气力，舞着双叉，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凶！”叫声未绝，早被大鹏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呜呼哀哉！一灵不灭，直飞至东土投胎，后来就是万俟卨，锻炼岳爷爷冤狱，屈死风波亭上，以报此仇。

当时老祖看得明白，点头叹道：“这孽畜落了劫，尚且行凶，这冤冤相报，何日得了！”一面嗟叹，一面驾着云头，跟着大鹏。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时就不见了。当时老祖也就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做一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来访问。

却说那个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才生下这一个儿子。丫环出来报喜。这员外年将半百，生了儿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庙点烛烧香，忙个不了。不道这陈抟老祖变了个道人，摇摇摆摆来到庄门首，向着那个老门公打个稽首道：“贫道腹中饥饿，特来抄化一斋，望乞方便。”那个老门公把头摇一摇说道：“师父，你来得不凑巧！我家员外极肯做好事，望往事常时不要说师父一个，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斋的。只因年已半百，没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进香求嗣，果然菩萨灵验，安人回来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里忙忙碌碌，况且厨下不洁净，不便，不便！你再望别家去罢。”老祖道：“贫道远方到此。或者有缘，你只与我进去说一声。允与不允，就完了斋公的好意了。”门公道：“也罢！老师父且请坐一坐，等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说罢，就走到里边，叫一声：“员外，外边有一个道人，要求员外一斋。”岳和道：“你是有年纪的人，怎不晓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况且是暗房。那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我斋他不打紧，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与孩儿两个身上，岂不反招罪过么？”

门公回身出来，照依员外的话对老祖说了。老祖道：“今日有缘到此，相烦再进去禀复一声，说‘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贫道当’便了。”门公只得又进来禀。员外道：“非是我不肯斋他，实是不便，却怎么处？”门公道：“员外，这也怪他不得，荒野野地又无饭店，叫他何处投奔？常言道：‘出钱不坐罪。’员外斋他是好意，岂反有罪过之理？”岳和想了一想，点头道：“这也讲得有理，你去请他进来。”门公答应一声，走将出来，叫声：“师父，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员外方肯请师父到里边去。”老祖道：“难得，难得！”一面说，一面走到中堂。

岳和抬头一看，见这道人鹤发童颜，骨格清奇，连忙下阶迎接。到厅上见了

YueJiaJiang

礼，分宾主坐下。岳和开言道：“师父，非是弟子推托，只因寒荆产了一子，恐不洁净触污了师父。”老祖道：“‘积善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请问员外贵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汤阴县该管地方。这里本是孝悌里永和乡，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种几亩田产，故此人都称我这里为岳家庄。不敢动问老师法号，在何处焚修？”老祖道：“贫道法号希夷，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今日偶然来到贵庄，正值员外生了公子，岂不是有缘？但不知员外可肯把令郎抱出来，等贫道看看令郎可有甚么关煞，等贫道与他禳解禳解。”员外道：“这个使不得！那污秽触了三光，不独老夫，就是师父也难免罪过。”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拿一把雨伞撑了出来，就不能污触天地，兼且神鬼皆惊。”员外道：“既如此，老师父请坐，等老夫进去与老荆相商。”说罢，就转身到里边来，吩咐家人收拾洁净素斋，然后进卧房来，见了安人，问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谢天地神明、祖宗护佑，妾身甚是平安。员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么？”岳和看了，就抱在怀中，十分欢喜，便对安人道：“外边有个道人进门化斋，他说修行了多年，会得禳解之法。要看看孩儿，若有关煞，好与他解除消灾。”院君道：“才生下的小厮，恐血光污触了神明，甚不稳便。”员外道：“我也如此说。那道人传与我一个法儿，叫将雨伞撑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诸邪远避。”院君道：“既如此，员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惊了他。”

员外应声：“晓得！”就双手捧定，叫小厮拿一把雨伞撑开，遮了头上，抱将出来，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赞不绝口道：“好个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员外道：“小儿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贫道斗胆，替令郎取个名字如何？”员外道：“老师肯赐名，极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长大来必然前程万里，远举高飞，就取个‘飞’字为名，表字‘鹏举’，何如？”员外听了，心中大喜，再三称谢。老祖道：“这里有风，抱了令郎进去罢。”员外应声道：“是！”便把儿子照旧抱进房来睡好，将道人取的名字，细细说与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欢喜。

员外复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禀员外，贫道方才有一道友同来，却望前村化斋去。贫道却走这里来，约定若有施主，邀来同享。今蒙员外盛席，意欲去相邀这道友同来领情，不知尊意允否？”员外道：“这是极使得的，但不知这位师父却在何处？等弟子去请来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踪无定，等贫道自去寻来。”遂移步出厅，只见那天井内有两件东西，老祖连声道好！

不因老祖见了这两件东西，有分教：相州城内，遭一番洪水波涛；内黄县中，

聚几个英雄好汉。正是：

万事皆由天数定，一生都是命安排。

毕竟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

诗曰：

波浪洪涛滚滚来，无辜百姓受飞灾。

冤冤相报何时了，从今结下祸殃胎。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那人来惹我，尚然要忍耐，让他几分，免了多少是非。何况那蛟精，在真君剑下逃出命来，躲在这黄河岸边，修行了八百几十年，才挣得个“铁背虬龙”的名号，满望有日功成行满，那里想到被这大鹏鸟蓦地一嘴，把这左眼啄瞎！这口气如何出得？所以后来弄出许多事来。此虽是大数，也是这大鹏结下的冤仇。

那陈抟老祖预知此事，又恐怕那大鹏脱了根基，故此与他取了名字，遗授玄机。当时同岳员外走出厅来，见天井内有两只大花缸排列在阶下，原是员外新近买来要养金鱼的，尚未贮水。老祖假意道：“好一对花缸！”将那拐杖在缸内画上灵符，口中默默念咒，演法端正，然后出门。岳和在后面，送到大门首。老祖道：“我们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贫道就不来了。”岳和道：“不要这等说。师父到前村寻见了令道友，就同到小庄，斋供几日，方称我意。”老祖道：“多谢！但有一事，三日之内，若令郎平安，不消说得；但若有甚惊恐，可叫安

人抱了令郎，坐在左首那只大花缸内，方保得性命。切记吾言，决不要忘了！”岳和连声道：“领命，领命！师父务必寻着道友同来，免得弟子悬候。”那老祖告别，员外送出庄门，飘然回山而去。

且说那岳和欢欢喜喜，到了第三日家内挂红结彩，亲眷朋友都来庆贺三朝。见过了礼，员外设席款等。众人齐道：“老来得子，真是天来大的喜事！老哥可进去与老嫂说声，抱出来与我们看看也好。”岳和满口应承，走到房中，与安人说了。仍旧叫小厮撑了一把伞，抱出厅上来，与众人看。众人见小官人生得顶高额阔，鼻直口方，个个称赞。不道有个后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捏着小官人手，轻轻的抬了一抬，说道：“果然好个小官人！”话声未绝，只见那小官人怪哭起来。那后生着了忙，便对岳和道：“想是令郎要吃奶了，快些抱进去罢！”岳和慌慌张张抱了进去。这班亲友俱各埋怨这位后生道：“员外年将半百方得此子，乃是掌上明珠。这粉嫩的手，怎的冒里冒失，捏他一把！如今哭将起来，使他一家不安，我等也觉没趣。”又向着一个老家人问道：“小官人安稳了么？”那家人答道：“小官人只是哭，连奶也不要吃。”众人齐声道：“这便怎么处！”一面说，脸上好生没趣，淡淡的走开的走开，回去的回去，一霎时都散了。

那岳员外在房中，见儿子啼哭不止，没法处治，安人埋怨不绝。岳员外忽然想起，前日那个道人曾说我儿“三日内倘有甚惊恐，却叫安人抱出来，坐在花缸内方保无事”的话，对安人说了。安人正在没做理会处，便道：“既如此，快抱出去便了。”说罢，把衣裳穿好，叫丫环拿条绒毡铺在花缸之内。姚氏安人抱了岳飞，方才坐定在缸内，只听得天崩的一声响亮，顿时地裂，滔滔洪水漫将起来，把个岳家庄变成大海，一村人民俱随水漂流。

列位，你道这水因何而起？乃是黄河中的铁背虬龙要报前日一啄之仇，打听得大鹏投生在此，却率了一班水族兵将兴此波涛，枉害了一村人性命。却是犯了天条，玉帝命下，着屠龙力士在刚龙台上吃了一刀。这虬精一灵不忿，就在东土投胎，后来就是秦桧，连用十二道金牌，将岳爷召回，在风波亭上谋害，以报此仇。后话不表。

且说这岳飞幸亏陈抟老祖预备花缸，不能伤命。这岳和扳着花缸，姚氏安人在缸内大哭道：“这事怎处！”岳和叫声。“安人！此乃天数难逃！我将此子托付于你，仗你保全岳氏一点血脉，我虽葬鱼腹，亦得瞑目！”说还未了，手略一松，啪的一声，随水漂流，不知去向了。

那安人坐在缸中，随着水势，直淌到河北大名府内黄县方住。那县离城三十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里,有一村,名唤麒麟村。村中有个富户,姓王名明,安人何氏,夫妇同庚五十岁。王明一日清早起来,坐在厅上,叫家人王安过来道:“王安,你可进城去,请一个算命先生来。我在此等着。”王安道:“我请了一个有眼睛的来还好,倘若请了个没眼睛的先生,此去来望约有六十里,员外那里等得?不知员外要请这算命的何用?”王明道:“我夜来得了一个梦,要请他来圆梦。”王安道:“若说算命,小的不会;若是圆梦,小人是极在行的。只是有‘三不圆’。”王明道:“怎么有‘三不圆’?”王安道:“初更二更的梦不圆,四更五更的梦不圆,记得梦头忘了梦尾不圆。要在三更做的梦,又要记得清楚,方圆得有准。”王明道:“我正是三更做的梦。梦见空中火起,火光冲天,把我惊醒。不知主何吉凶?”王安道:“恭喜员外,火起必遇贵人。”王明大怒,骂道:“你这狗才,那里会圆甚么梦!明明怕走路,却将这些胡言来哄我!”王安道:“小人怎敢。那日跟员外到县里去完钱粮,在书坊门首经过,买了一本《解梦全书》。员外若不信,等小人取来与员外看。”王明道:“拿来我看。”王安答应一声,进房去拿了一本梦书,寻出这一行,送与员外看。员外接来一看,果有此说,心中暗想:“此地村庄地面,有何贵人相遇?”正在半疑半信,忽听得门外震天的喧嚷,员外吃了一惊!便叫:“王安,快到庄前去看来!”王安答应不及,飞一般赶将出来,看得明白,慌忙报与员外道:“不知那里水发,水口边淌着许多家伙物件。那些村里人都去抢夺,故此喧嚷嚷嚷。”员外听了这话,即同了王安走出庄来观看,一步步行到水口边,只见那些众邻舍乱抢物件,王明叹息不已。王安远远望见一件东西淌来,上面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好像凉棚一般的盖在半空。王安指道:“员外请看,那边这些鹰鸟好不奇异么?”员外抬头观看,果然奇异。

不一时,看看流到岸边来,却是一只花缸,花缸内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厮。那众人只顾抢那箱笼物件,那里还肯来救人!只王安走上前赶散了鹰鸟,叫道:“员外,这不是贵人?”员外走近一看,便叫王安:“一个半老妇人,怎么说是贵人?”王安道:“他怀中抱着个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厚禄。’况兼这些鹰鸟护佑着他,长大来必定做官。岂不是个贵人?”王明暗想:“不知何处漂流到此?”向花缸内问道:“这位安人住居何处?姓名谁?”连问了数次,全不答应。员外道:“敢是耳聋的么?”却不知这安人生产才得三日,人是虚的;又遭此大难,在水面上团团转转,自然头晕眼昏,故此问而不答。那王安道:“等小人去问来。”即忙走到缸边喊道:“这位奶奶的耳朵可是聋的?我家员外在此问你是何方人氏?怎么坐在缸内?”姚氏安人听得有人叫唤,方才抬起头

YueJiaJiang

来一看，眼泪汪汪，说道：“这里莫不是阴司地府么？”王安道：“这个奶奶好笑！好好的人，怎么说是阴司地府起来！”

王员外方晓得他是坐在缸内昏迷不醒，不是耳聋，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讨了一碗热汤与她吃了，便道：“安人，我这里是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不知安人住居何处？”安人听了，不觉悲悲咽咽的道：“妾身乃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乡岳家庄人氏，因遭洪水泛涨，妾夫被水漂流，不知死活，人口田产尽行漂没。妾身命不该绝，抱着小儿坐在缸内，淌到此地来。”说罢，就放声大哭。员外对王安道：“许远路途，一直淌到这里，好生怕人！”王安道：“员外做些好事，救他母子两个，留在家中，做些生活也是好的。”员外点头道：“说得有理。”便对安人道：“老汉姓王名明，舍下就在前面。安人若肯，到舍下权且住下，等我着人前去探听得安人家下平定，再差人送安人回去，夫妻父子完聚，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安人道：“多谢恩公！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真乃是重生父母。”员外说：“好说。”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对着那些乡里人说道：“这个你们都要抢了去？”众人笑员外是个呆子，东西不抢，反收留了两个吃饭的回去。

王安先去报知院君。这里姚氏安人慢慢的行到庄门前，王院君早已出庄迎接。安人进内，见过了礼，诉说一番夫妇分离之苦。院君与丫环等听了亦觉伤心。当日院君吩咐妇女们打扫东首空房，安顿岳家安人住下。那安人做人一团和气，上下众人无不尊敬。王员外又差人望汤阴县探听，水势已平复，岳家人口并无下落。岳安人听了，放声大哭。王院君再三劝解，方才收泪。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一日闲话中间，说起员外无子，岳安人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大家财，被别人得了，岂不可惜？不如纳一偏房，倘或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绝了王门一脉。”那个王院君本来有些醋意，却被岳安人劝转，即着媒人讨了一妾与王员外。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贵。王员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

不觉光阴易过，日月如梭，这岳飞看看长成七岁，那王贵已是六岁了。王员外请个训蒙先生到家，教他两个读书识字。那村中有个汤员外，一个张员外，俱是王员外的好友，各将儿子汤怀、张显送来读书。那岳飞还肯用心，这三个小顽皮非惟不肯读书，终日在学堂里舞棒弄拳，先生略略的责罚几句，不独不服管，反把先生的胡子几乎拔得精光。那先生欲待认真，又俱是独养儿子，父母爱惜，奈何他不得，只得辞馆回去。一连几个俱是如此。王明也没奈何，因此对岳安人道：“令郎年已长成，在此不便。门外有几间空房，动用家伙俱有在内。不若安人望那边居住，日用薪水，我自差人送来。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岳安人道：“多蒙

员外、院君救我母子，大恩未报。又蒙员外费心，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王员外即去备办了许多柴米油盐、家伙动用之物。岳安人即取通书，拣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日逐与邻舍人家做些针黹，趁几分银钱垫补，倒也有些积攒。一日，对岳飞道：“你今年七岁，也不小了，天天顽耍也不是个了局。我已备下一个柴扒、一只筐篮在此，你明日去扒些柴回来也好。就是员外见了，也见得我娘儿两个做人勤谨。”岳飞道：“谨依母命，明日孩儿就去打柴便了。”当夜无话。

到了次日早起，岳安人收拾早饭，叫岳飞吃了。岳飞就拿了筐篮柴扒出去，叫声：“母亲，孩儿不在家中，可关上了门罢。”好一个贤惠安人，果然是“夫死从子”，答应一声，关门进去，嚎啕痛哭道：“若是他父亲在日，这样小小年纪，必然请个先生教他读书，如今却教他去打柴！”正是：

千悲万苦心俱碎，肠断魂销胆亦飞。

毕竟岳飞入山打柴，又做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

诗曰：

洪水漂流患难遭，堪嗟幼子困蓬蒿。
终宵纺绩供家食，教子思夫泪暗抛。

且说这岳飞出了门，一时应承了母亲出来打柴，却未知望何处去方有柴。一面想，一头望着一座土山走来。立住脚，四面一望，并无一根柴草。一步步直走到山顶上，四下并无入迹。再爬至第二山后一望，只见七八个小厮，成团打块的在

YueJiaJiang

荒草地下顽耍。内中有两个，却是王员外左边邻舍的儿子：一个张小乙，一个李小二。认得是岳飞，叫一声：“岳家兄弟！你来做什么事？”岳飞道：“我奉母亲之命，来扒些柴草。”众小童齐声道：“你来得好！且不要扒柴，同我们堆罗汉耍子。”岳飞道：“我奉母命，叫我打柴，没有功夫同你们顽耍。”那些小厮道：“动不动甚么‘母命’！你若不肯陪我们顽，就打你这狗头！”岳飞道：“你们休要取笑，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张乙道：“谁与你取笑！”李二接口道：“你不怕人，难道我们倒怕了你不成？”王三道：“不要与他讲！”就上前一拳，赵四就跟上来一脚，七八个小厮就一齐上前打搅盘，却被岳飞两手一拉，推倒三四个了，趁空脱身便走。众小厮道：“你走！你走！”口里虽是这等说，却见岳飞利害，不敢追来。有几个反赶到岳家来哭哭啼啼，告诉岳安人，说是岳飞打了他。岳安人把几句好话安顿了他回去。

那岳飞打脱了众小厮，却望山后折了些枯枝，装满一篮，天色已晚，提了那筐篮，慢慢的走回家来。走进门，放下柴篮，到里边去吃饭。岳安人看见篮内俱是枯枝，便对岳飞道：“我叫你去扒些乱柴草，反与小厮们厮打，惹得人上门上户。况且这枯枝乃是人家花木，倘被山主看见了，岂不被他们责打？况爬上树去，倘然跌将下来，有些差池，叫做娘的倚靠何人？”岳飞连忙跪下告道：“母亲且免愁烦，孩儿明日不取枯枝便了。”岳安人道：“你且起来。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我向来在员外里边取得这几部书留下，明日等我教你读书。”岳飞道：“谨依母命便了。”当夜无话。

到了明日，岳安人将书展开，教岳飞读。那经得岳飞资质聪明，一教便读，一读便熟。过了数日，岳安人叫声：“我儿，你做娘的积攒得几分生活银子，你可拿去买些纸笔来，学写书法，也是要紧的。”岳飞想了一想，便道：“母亲，不必去买，孩儿自有纸笔。”安人道：“在那里？”岳飞道：“等孩儿去取来。”即去取了一个畚箕，走出门来，竟到水口边满满的畚了一箕的河沙，又折了几根杨柳枝，做成笔的模样。走回家来，对安人道：“母亲，这个纸笔不消银钱去买，再也用不完的。”安人微微笑道：“这倒也好。”就将沙铺在桌上，安人将手把了柳枝，教他写字。把了一会，岳飞自己也就学会了。岳飞从此在家朝夕读书写字。

且说王员外的儿子王贵，年纪虽只得六岁，却生得身强体大，气质粗卤。一日，同了家人王安到后花园中游玩，走进那百花亭上坐下，看见桌上摆着一副象棋。王贵问道：“这是甚么东西？怎么有这许多字在上面，做什么用的？”王安道：“这个叫做‘象棋’，是两人对下赌输赢的。”王贵道：“怎么便赢了？”王安道：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或是红的吃了黑的将军，黑的就输；黑的吃了红的将军，黑的算赢。”王贵道：“这个何难。你摆好了，我和你下一盘。”王安就把棋子摆好，把红的送在王贵面前道：“小官人请先下。”王贵道：“我若先动手，你就输了。”王安道：“怎么我输了？”王贵先将自己的将军吃了王安的将军，便道：“岂不是你输了？”王安笑道：“那里有这样的下法？将军都是走得出的？还要我来教你。”王贵道：“放屁！做了将军，由得我做主，怎么就不许走出？你欺我不会下棋，反来骗我么？”拿起棋盘，就望王安头上打将过来。这王安不曾提防，被王贵一棋盘，打得头上鲜血直流。王安叫声：“啊呀！”双手捧着头，折转身就走，王贵随后赶来。王安跑到后堂，员外看见王安满头鲜血，问其原故。王安将下棋的事禀说一遍。正说未完，王贵恰恰赶来。员外大怒，骂道：“畜生！你小小年纪，敢如此无礼！”遂将王贵头上一连几个爆栗。

王贵见爹爹打骂，飞跑的逃进房中，到母亲面前哭道：“爹爹要打死孩儿！”院君忙叫丫环拿果子与他吃，说道：“不要哭，有我在此。”话还未了，只见员外怒冲冲的走来，院君就房门口拦住。员外道：“这小畜生在那里？”院君也不回言，就把员外恶狠狠的一掌，反大哭起来，说道：“你这老杀才！今日说无子，明日道少儿，亏得岳安人再三相劝讨妾，才生得这一个儿子。为着甚么大事就要打死他？这粉嫩的骨头如何经得起打？罢！罢！我不如与你这老杀才拚了命罢！”就一头望员外撞来。幸亏得一众丫环使女，连忙上前拖的拖、劝的劝，将院君扯进房去。员外直气得开口不得，只挣得一句道：“罢，罢，罢！你这般纵容他，只怕误了他的终身不小！”转身来到中堂，闷昏昏没个出气处。

只见门公进来报说：“张员外来了。”员外叫请进来。不一时，接进里边，行礼坐下。王明道：“贤弟为何尊容有些怒气？”张员外道：“大哥，不要说起！小弟因患了些疯气，步履艰难，为此买了一匹马养在家中，代代脚力。谁想你这张显侄儿天天骑了出去，撞坏人家东西，小弟只得认赔，也非一次了。不道今日又出去，把人都踏伤，抬到门上来吵闹。小弟再三赔罪，与了他几两银子去服药调治，方才去了。这畜生如此胡为，自然责了他几下，却被你那不贤弟媳护短，反与我大闹一场，脸上都被他抓破。我气不过，特来告诉告诉大哥。”王明尚未开口，又见一个人气喘喘的叫将进来道：“大哥，二哥！怎么处，怎么处？”二人抬头观看，却是王明、张达的好友汤文仲。二人连忙起身相迎，问道：“老弟为着何事这般光景？”文仲坐定，气得出不的声，停了一会道：“大哥！二哥！我告诉你：有个金老儿夫妻两个，租着小弟门首一间空房，开个汤圆店。那知你这汤怀侄儿日日